

皇祖四大法



皇祖四大法卷十一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同校

三阿臣陳克仕

兵法

元末壬辰夏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軍士多死傷上
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以上爲鎮
撫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上
觀其所爲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
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月疾始間戶外

有杖策嘆嘖而過者 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
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且無所屬欲來降猶豫未決
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惋恨耳 上矍然曰此
機不可失也卽強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喜曰吾固知非爾
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柰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
今失機不圖將爲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 上曰人
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
行至定遠界 上病者再越六日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
營中見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謂曰彼衆
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

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違頃之營中遣二將出逆舉手
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答曰自濠來與主帥議事二
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
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
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旣至其帥出逆
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
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
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
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趣裝
卽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

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
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
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 上
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論謀以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
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乎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
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旣聚復開
如是者三卽於衆中縛之旣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
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
喻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營中兵
皆出卽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

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
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
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宜共戮
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惟公所命於是率之南略滁陽
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
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効其
能以至於敗其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
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頓首

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泗盱上以二人麤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兵柄狠戾益甚子興勢孤上聞而憂之遣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窘於元兵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待既不見疑又屈已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甚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恩悖德孤恩丈夫不爲又况人心難以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

屬猶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莫若善待之使各守其所唇齒相依計之上也不然唇亡齒寒吾竊爲公不取時均用聞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閱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居再閱月子興惑于讒意始疑上悉奪左右任事者又欲拔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于上上曰主帥之命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復召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上皆不得與上雖見踈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既而元兵圍滁有任某

者忌 上功譖於子興云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令
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出城未十步卽被矢走還 上獨
直前奮擊衆皆披靡 上徐還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又
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鶉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
俄而敵兵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
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 上皆無取輒令分給
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 上無所獻頗不
悅故讒言得以間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
后悉以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
是疑釁漸釋

甲午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
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卽起隔門與
語請詣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
其情甚急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旣斃
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 上言意少解
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
託以禱神弗吉爲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于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
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給之乃斂兵

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勝然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斂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屠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卽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

乙未 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 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遣人

召 上議出師 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遂命定

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

皇祐四年九月
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
取之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佑將青衣兵趙繼祖爲
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佑等至陡陽關
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佑從
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佑必
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
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
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佑等始
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
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佑

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
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
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旣
敗其衆奔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上
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上與
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
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喻之多
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
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
言彼必畏憚不敢進子興從上言縱之往明日元兵果

皇祖四子注 卷十一
遁去子興不知天祐等已拔和州命 上率兵二千往收
敗兵仍規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
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陡陽關命諸軍皆息期初昏
人燃十炬爲疑兵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驍勇
數十人徑進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
天祐天祐等至左右舉火 上免胄示之遂入明日撫定
城中初天祐等雖據城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滁州
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計旣而元兵來攻
自城西門踰隍轉攻城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隍
大敗走遣人報子興子興遂命 上總守和陽 上雖承

子興命而與諸將未同公署因思受命總兵當位諸將上
然諸將子興舊部曲皆比肩之人而年又長一旦居其上
恐衆心不悅乃密令悉徹去廳事公座惟以木榻置于中
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鼓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
尚右諸將悉就坐惟虛左末一席 上卽就坐不爲異遇
公事至諸將但坐視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獨 上剖決如
流咸得其宜衆心稍屈服時和陽城未甃 上與諸將會
議分甃之計城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尅日完之諸將玩
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 上所分者已畢工諸將
多未就 上乃作色置座南向出子興檄置于上呼諸將

於前謂之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令者卽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有異言○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候之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傍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四境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上慮其有他欲不許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上於子興者子興怒卽自滁來欲督過 上聞其將至謂衆曰公且不卽來必夜至至則語我躬迎之旣而果夜至會守門者亦與 上有隙故不以報先迎子興至館始來言 上亟往見子興子興怒不言久之已而言曰汝爲誰 上稱名以對子興曰汝罪何逃上曰誠有罪然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子興曰何

謂外事 上曰孫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濠梁某實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見寧無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遂默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明旦五鼓遣人告 上曰若翁來吾將他往 上大驚疑必有變急報子興備之因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難與共處故去 上察其辭色無他因謂之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德崖許諾軍既發有餞其去者邀 上與俱因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鬪多死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聞城中有變又見 上馳還卽來追 上躍馬疾馳追者弗能及頃之遇彼軍皆抽刃扼道 上倉猝無兵器遂單騎入其軍中軍中多故人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上曰吾以送友出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亟持 上馬銜擁而行 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

夏五月丁亥朔壬寅 上帥舟師攻元將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未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

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師渡江將出江口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謹躍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未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磯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卽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見

糧畜各欲資取而歸 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於是諸軍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卽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歛葬之耆儒李習

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
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
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卽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
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
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卽以分給諸將士

丙申春三月辛巳朔辛卯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

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
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將兵以往
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戒
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

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

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
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歿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
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辛巳張士誠誘我斥堠以舟師
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上聞使
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
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
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破
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

戊戌冬十月丙寅朔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

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東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濫議爲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上至觀望，不敢進。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令以精兵過之，其勢必破。援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季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深等遁去。

己亥夏六月壬戌朔己巳，上至建康，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

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庚子夏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先是友諒既殺趙普勝卽有窺池州之意上察知之乃遣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使謂達遇春日友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

達曰此皆勅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上必不殺

達不從遂以聞上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

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使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上聞之不憚命悉放還

閏五月丙辰朔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來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

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

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

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

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

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
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
是召指揮康茂才喻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
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
友諒有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
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
泄具書令賚以往則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
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
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
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

友諒見閹者卽呼問曰爾何爲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
友諒曰康公何言閹者出書進之友諒觀畢甚喜問閹者
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
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
閹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
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
諒軍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
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
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
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

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聞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暑酷熱 上衣草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衆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

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歿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於 上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旣敗走安

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

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阜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進取安慶守之

辛丑秋八月己卯朔庚寅 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

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康 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徐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

之陷 上遂決意伐之名諸將論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

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又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於 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願 主公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

遂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上御龍驤巨艦

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有鳥數萬夾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

皇朝四代通志卷十一
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於急流
中旋繞舵後竟日衆喜以爲有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上斥
堠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
敵兵動乃命廖永安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
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
守將傅友德及丁晉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
江偵邏 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
親率兵督戰 上分舟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其
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
入江州獲馬二千餘疋糧數十萬 上復遣徐達進兵追

之

癸卯秋七月戊辰朔癸酉陳友諒圍洪都 上自將救之
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 上於是召諸將諭之曰
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
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
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右丞徐達叅知
政事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
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鱗鬣異常出
沒波浪中夾 上舟泝流直過小孤山衆以爲龍云壬午
風覆馮國勝舟 上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

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以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上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接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及其舟

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歿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上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歿傷旣而遇春舟以膠淺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

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歿生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歿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布陣復與友諒戰諸將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歿者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歿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鬪敵者令敢歿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

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歿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歿我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歿友諒爲之喪氣普畧卽新開陳也明日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亾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難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舫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歿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

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
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
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
鼓罷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
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
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
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
議欲退師少休士卒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
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陜
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

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
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步來降先是友諒
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
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
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
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
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
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
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
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上旣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

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畱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廻巡寨

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之戰歿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求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亾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

三才圖會卷十一
三
亾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
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
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
諒忿恚不能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
壯乃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舟十餘艘
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其糧于都昌都督
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
八月丁酉朔壬戌陳友諒勢愈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
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
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

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
賀 上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
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
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
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
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叅政魯某樞密
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
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
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師

追之不及。○壬申 上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
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
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
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
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
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騫於西
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
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
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冬十二月丙申朔戊午

上閱武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

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
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往忽
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
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
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
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
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春二月乙未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親往觀

師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友諒子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 上命常遇春率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 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

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歿不憾矣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名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已巳句容縣儒士戎簡見 上因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旣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有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

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
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
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
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
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
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
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
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將
衆可以獲全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
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壬

戌立部伍法初 上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
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
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
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
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甲令旣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
皆悅服以爲良法

夏五月甲子朔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
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
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
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童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

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而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丁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論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

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庚寅 上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

夏五月戊午朔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

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秋朮丙辰朔夏主明玉珍遣其叅政江儼來通好 上遣使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曩者元政旣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徃徃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乃肆其強暴犯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旣不能合從以拒曹操又屢啟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于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爲豈不失計

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
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予居江左蓋有
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
汴洛齊魯三晉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
以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於
穎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因
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旣全有西蜀
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
擾殺掠爲虐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
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

中國其志非小設使其奸雄如操謀有荀彧將有張遼之
輩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
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爲鑒
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

冬十月乙酉朔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
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
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
致天討况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
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
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虜掠違

者以軍律治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
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
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上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
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
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
水寨我兵旣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
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
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
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

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
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
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輿以
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
勿輕出若彼來攻則宜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
慎毋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以用師已未 上復遣
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
不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
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
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

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距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十一月甲申朔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卽軍中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既有緩急誰復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

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庚辰 上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張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

在王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散徐義狠復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三月癸未朔庚寅 上遣使諭徐達令自泰州進兵取高

郵興化及淮安且諭之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壩巡畧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通州鹽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直擣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大掠鎮江此須令遇春知之凡軍馬

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臨機處置毋執一也○甲申徐達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 上聞之怒責國勝旣而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 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 上旣命分

別發遣乃遣人諭徐達等曰昨令副使馮國勝往軍前命爾等將城中老弱婦女悉發遣勿令失所比發到將校婦女多非夫婦及詢其婦人之夫多已沒於高郵見至將校其妻亦有在我高郵將士之所爾既失於約束戒戰士卒又不分別一槩發遣何也已遣馮副使卽軍中搜問凡將佐及總兵之從者有虜人婦女皆以軍法治之

夏四月壬子朔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甲子遣使諭徐達曰

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旣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剴平章薛叅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取安豐○癸酉上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軍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蹴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察其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

達已克安豐卽分兵趨徐旣而王保保兵至徐果大敗而去

秋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諭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孛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畱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畱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悞亦

未聞有拘畱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乎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畱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荅亦不復畱心於此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旣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羅雖死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

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爲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

是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爲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衆君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遺後悔○丁未 上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

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士誠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上曰彼昏淫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亾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

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八月庚戌朔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

皇朝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
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
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
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
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
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
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
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旣而
上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
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

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之達等旣受命將發上
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
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
郡可不勞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
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懼
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
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
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
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
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上乃屏左右

謂達遇春日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友間也天瑞之
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
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
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
至太湖已已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
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
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
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已未命
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上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
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

或擊其西使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
○乙巳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
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
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糧道彼烏合之徒志
在擄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剿捕無遺後患其有脅
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畱兵鎮守以綏遠人於是璟等
遂分兵進討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
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
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

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

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夏五月丙子朔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蘓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秋七月乙亥朔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

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朔命叅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方國珍上曰方國珍魚鹽負販皆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

祖頓首受命而行○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

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陣之時亦如前法居則步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馬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馬則馬力疲矣故善

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致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冬十月甲辰朔庚申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闡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

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亾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旣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上曰元建都百餘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

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
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
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
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甲子命中書右丞
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
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
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
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
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
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

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
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
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
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
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
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
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
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
勢強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
之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

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
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
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闔外之
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
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
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
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
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
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
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

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
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
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
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
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
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
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
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討凡攻圍城
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大功全賴於
汝文輝初爲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氏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無道天下
兵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
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
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
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揆十
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傑深溝高
壘倍斂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
于一近因姑蘓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
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
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

兵行不敢不告祝畢 上復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
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
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
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
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
卽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共爲之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
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
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
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
爾等率荆襄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

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
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癸酉朔庚寅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聞將軍已
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
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
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卽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旣下
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
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丑分望後
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十二月癸卯朔丁未 上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

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
之於古雖韓信功能不過是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
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欵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留諸降
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
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
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其思之○戊申宋迪
使山東還言于 上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
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卽使
領其舊兵俱與進取 上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將
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

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往諭興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
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辛亥 上遣人
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
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
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
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
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
慎之慎之○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
僉事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
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

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旣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
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旣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
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徃徐
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丙子 上遣使齎勅諭湯和曰
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
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
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
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
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二月壬寅朔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
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爲
副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
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
諸郡皆望風欵服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
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
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比聞八閩
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
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
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

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旣下則循海州郡可
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畱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
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
雄韶州等衛軍馬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
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
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
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旣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
旣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乙丑 上遣
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

下樂安既下卽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可
作長圍困之止畱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
等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
督馮宗異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薛顯叅政
傅友德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聽調發

三月辛未朔乙酉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
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成任將非人則
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
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
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
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
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
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夏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見 上上勞
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
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
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
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

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逸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窺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與彼氣運旣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擾攘耳達乃受命而退○丙寅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之

秋七月己巳朔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遣使齎授大將軍徐達且令各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閏七月己亥朔庚戌詔定軍禮中書省臣謂諸儒臣議古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習用于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類于上帝宐于大社造于祖廟禡于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

還則奏凱獻俘于廟社後世又有宣露布之制若遣將出師則授以節鉞亦告于廟社禡祭旗纛而後行宋又有祭告武成王之禮歸則奏凱獻俘然後天子論功行賞于是歷考舊章定爲親征遣將諸禮儀奏上召並從之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庚申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起義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祐

大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犄角

以分其勢可不奇乎今定右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
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湯和之下協力
同心剪除餘虜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
調度未周爾等慎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達得書遣千戶劉
通海齎諭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
陝州潼關三秦門戶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
穴中鼠耳可坐而擒之若其來寇慎勿與爭鋒蓋軍旅多
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糧嚴爲守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
取之

三月乙未朔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

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養
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
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
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
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舢艦
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
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庚子 上諭
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
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

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亾者實此輩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夏四月乙丑朔乙亥 上聞元將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爲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主曰朕聞自古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有爲退足以自保

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羣雄所據之地悉爲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爲生事耶抑君失筭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爲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爲君熟計當限地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

皇朝四代法卷十一
五十二
爲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
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盛可謂有
志之士甚爲之喜茲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
所遣內臣至將軍營卽令其還書不多及○丁丑右副將
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宗異遣人送之大將軍營
初思齊之在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
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
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
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
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

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
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
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
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
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
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
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
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
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
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

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土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寶貨婦女避匿山谷間思齊遂窮蹙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歸宗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司馬來興朶兒只吉等守之琦狄道人一名脫脫帖木兒時呼爲趙脫兒世爲元土官云○甲申臨洮捷奏至上覽奏畢卽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宐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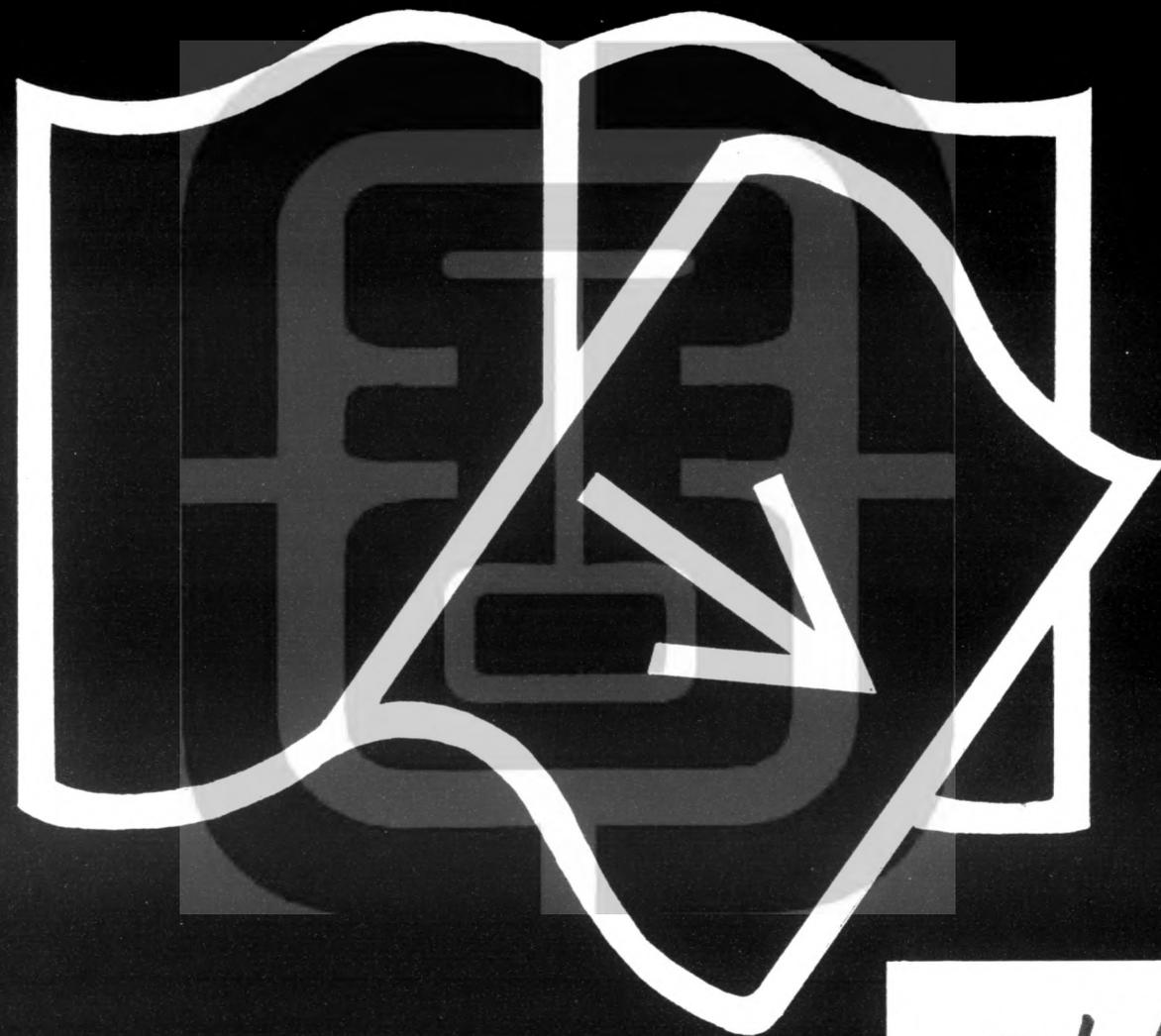
中之事宐宐慎之

五月甲午朔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已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已等赴慶陽比至良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諭然良臣之叛祗取滅亾耳當與諸公戮力翦之

冬十月壬戌朔甲子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功

上欲賞未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校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校入謝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畧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諸將感悅而退○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

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并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御致將帥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



原件短缺

P56

皇朝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
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尊安
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
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
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庶握羣
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壯士無所施其勇智
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
以存宗祀而欲吐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
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聯陣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卽君
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

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
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軍
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陷
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軍時當隆寒擅自班師致士卒
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諸
郡量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
征南先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聞
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
放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
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指揮徐瑋張

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
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
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又能
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
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
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
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
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
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表裏左丞趙庸
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

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
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
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
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皆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
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各賞白
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
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叅政陸聚都督
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
溥文幣七表裏叅政陸仲亨文幣七表裏各衛指揮七表
裏千戶衛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旗軍

皇元四... 卷十一
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
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員平章
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
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叅政朱亮祖張
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
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
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
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
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
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
稱其功過諸將士皆悅服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癸巳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
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
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
鄧愈爲左副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副將軍往征沙漠 上
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
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
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
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
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

皇朝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甲辰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

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三月庚辰朔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旣而達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征西術者言當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扼塞一或遇雨暴雨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慎之○命萊州府同知趙秩奉持詔諭日本

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汙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瓜哇西洋瑣里卽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

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後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待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夏四月己未朔戊寅 上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曰爾將
命在外軍中事宜與諸將佐熟計行之凡調發守備計定
謀合當卽區處毋事狐疑蓋謀事宜審行事宜決近聞甘
肅一路守兵甚少當量勢調撥以守之其吐蕃興元就調
兵收取二處平後大軍出漢江順流東下亦甚利也凡獲
牝馬悉發臨濠牧養所俘王保保部從及敗而來降者令
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可也○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
左丞胡德濟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
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
知之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

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
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
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
之足以警衆所謂閩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
必議其功過又非閩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
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卽
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母事姑息○是月湖廣慈利
縣土酋覃屢連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
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
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

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己丑朔甲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單屋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單屋寨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環遂以兵逼之單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

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略何在今再命叅議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丁巳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口曩者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各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

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爲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狃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廷于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爲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遺後悔

秋九月丙戌朔乙卯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兵屯蓋州之得利羸城二兵相爲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顧望欲爲邊患至是上遣斷事官黃儔齎詔諭之曰朕初承天統卽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刺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軍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陽一隅故臣遺老不能見機審勢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因循歲月上不能輔君於危亡之時下不能衛民於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爲耶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是蓋知天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抑我師之未加姑以爲可自安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

冬十月丙辰朔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大軍進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筭生擒嚴奉先韓札兒李璟昌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里帖木兒聞知爲君舊用之人特令賚書致意進退之宜君其審之旣而復致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遇君之子買的里八刺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君審察天命不黷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幾者歟奄棄沙漠深可

悼憫適元史告成朕以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
後世用謚令先君曰順已著爲紀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
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
之爲况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乎去年
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予故以此爲
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茲不必較今再致書以嘗告
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
安心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爲一邦之主
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大
舉六師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審圖之母
貽後悔餘不多及

十一月丙戌朔己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
御華蓋殿賜達等待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
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猷畝際風雲之會
每奉成筭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
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
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
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
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
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

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

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聲旣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嚮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被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

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閱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

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爾執持其志將欲有爲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死何以見之爾素爲元臣累効力王家釁隙一生君臣間隔已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爲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便果臣耶

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昏弱而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不爲讒所殺幸矣今流竄遠方將何所圖此不成二也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之人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不敢旋足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爲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知機者此朕知爾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順兩忘其與秋草同腐終爲小人之歸雖欲悔之蓋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

思之

夏四月癸未朔丙戌潁川侯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

遂克階州○巳丑穎川侯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庚寅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六月壬午朔丙戌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適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川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爾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庚戌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旣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有十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

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旣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

秋七月辛亥朔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

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修城池
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
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制

八月辛巳朔庚子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
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
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
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
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
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武將曰秦

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
孫吳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
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九月庚戌朔甲寅 上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
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
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變若實在
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
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于終篇
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
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

之武之書雜出于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庚午 上御武樓與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

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絕漠以歿自衛困獸猶鬪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

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
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
甘肅以疑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
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復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
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夏六月丙子朔辛卯遣使賫勅至遼東諭都督僉事仇成
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連
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
晚忽聞納哈出欲整兵來哨爲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
而料彼前數年凡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

暑彼有此舉情狀見矣糧運旣至宜嚴爲備禦庶可無虞
○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
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納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
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
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
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秋七月己亥朔己卯貴州宣慰使霽翠上言部落有隴居
者連結犷狁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平之 上以隴居
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
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

守將慎守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冬十一月甲辰朔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
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
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况
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
汝等能法古人則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
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庚戌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
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聖
神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
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鳥獸之性時出
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
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
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
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無事
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
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可勦捕也 上善其
言從之○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
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
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

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乎今無事之時正宜徃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嚴爲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之曰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於

是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划軍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次更番演試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

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
御前試驗畢日廻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
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
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
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各衛指
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不中者停俸四
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
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七
百人以上不中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百戶
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能受賞不中者

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
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
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
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
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小旗
所管軍士試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總旗所管五十
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皆
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
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守禦南方者發迤北極邊地方守禦
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

練習熟或怠惰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職仍命刊印頒給內外衛所遵守○四川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成都衛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敘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僞千戶李文質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僞鎮撫張壽僞千戶徐官一等編張乃遁匿溪洞餘黨散于雲南 上聞之遣使勅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俘宜悉編爲軍

如再不服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爲右副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旣行朕復思邊守旣定遠脩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

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适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達等受命啟行

秋八月庚午朔丙申 上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出處皆有房宇妻妾身雖在外寔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

息意圖決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事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

懷

冬十月己巳朔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寔意其步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

皇祖四大法卷十一
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境須多伏精兵盛爲
之條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
等未可卽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
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
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閏十一月戊辰朔乙未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諸將
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
多筭勝少筭不勝况無筭乎此確論也近有自軍中來者
言王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
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

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部下

誠心今隨爾徃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
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
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三才圖會卷二

